

杨志鹏在西海岸

周蓬桦



插图
阿占



投稿邮箱
wanbao3679@126.com

在上世纪80年代就知道作家杨志鹏,还知道他的老家在陕西。他在青海戍过边,在无人区冷湖一带站岗放哨,转战南北,最终落脚黄岛区,即现在的西海岸新区。当时,坊间有传说,他与另一位作家杨志军老师是亲哥俩儿,还用很江湖的口吻称“青岛有二杨,人称故事王”之类的顺口溜——这让二位小说高手立马栩栩如生起来,在眼前晃动,背景是大海、浪花、阳光、帆影……当时,尽管我已与青岛的文朋诗友建立了联络,但却无缘与二位小说家相识。心想,那就做他们的读者吧!去书店买他们的书,跟踪他们的创作动向,触摸他们的精神脉络。此后,陆续读了杨志军老师的《藏獒》和杨志鹏老师的《百年密意》等一批作品,从中受益。两位作家的创作,有许多共通性,比如他们都擅长写重大题材,笔下凝聚时代风云变幻,百年沧桑尽在纸上流泻。十年磨一剑,一出手即是长篇巨制,每一部皆可“垫枕头”用。这其实符合陕西作家的韧性,黄牛一样脚踏实地耕作,不讨巧,遂有了著名的“陕军东征”之说。杨志鹏老师的乡党路遥写出《平凡的世界》自不必说,满脸沟壑的陈忠实先生,就是凭着这股精神写出《白鹿原》的,其标准仍然是可以“垫棺作枕”——众所周知,这个目标达到了,老先生可以安息长眠矣。后来,仔细阅读两位杨老师的一系列大作,方知他们之间还是存在很大差异的,且各自个性鲜明,均有自己的文学理想。关于这一点,由职业评论家们去梳理罢。

我与杨志鹏老师的真正交往,始于三年疫情期间。那一年,他出版了长篇新作《汉江绝唱》,该书责任编辑兴安兄乃吾鲁院师兄,某日自京城来西海岸洽谈作品,给我打电话约见。中午,杨老师安排在西海岸东区吃饭,时间虽短,但三人聊得甚是愉快。记得那家酒店的烧鱼和锅贴味道不错,杨老师一直笑呵呵地给我们夹菜,他本人却已戒酒戒荤多年,只吃豆腐

和青菜。得见杨老师真容,方知其是典型的陕西大汉,身长八尺,相貌堂堂,声若洪钟,威风凛凛——若是重拍电视剧《三国演义》,导演再挑选关羽角色,非杨老师莫属。可惜,他至今操一口浓重的陕西汉中方言,这让他在口头表达上有所“亏损”,因为陕西话并不十分好懂,即便号称“走南闯北,浪迹天涯”如我者,亦需俯首帖耳地猜测一番。那一天,他还特意“澄清”了一则坊间传说——与杨志军老师只是交情甚笃的文友,两人拥有共同的青海生活背景,差不多同时从西北迁徙青岛,故双方引为至交。毫无疑问,大海接纳了他们,两位作家又以丰厚的创作成就回报了大海。

对杨志鹏老师,我有“相见恨晚”之感,觉得他身上有兄长之风,仿佛可以包容世间的一切,外加一股文人的清气。除了一口方言,单说他不饮酒,不食肉,这两项持戒,一般人做不到,而杨老师已经坚持二十多年,活脱脱一个苦行僧——试问,有这般毅力之人,还有什么事业不能做成?落户西海岸新区数十年,他不仅专注于创作,还积极投身于当地文化建设,曾担任开发区文联副主席、青岛琅

琊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等多个职务,他办书院,开画廊,广交天下益友,为西海岸新区的文化发展奔波忙碌。

在我看来,志鹏老师太低调!一方面他对自己要求过于苛刻,另一方面他对文学的理想太过执拗,痴心不改。在他心里,文学的殿堂依然神圣,那里只配盛放清洁的灵魂。在他眼里,“人与文互为验证”才具有价值和撼动人心的力量——这是AI写作永远不可企及的温度和境界。疫情三年,他出版了三部长篇作品:《2020庚子记忆》《唱河渡》和《汉江绝唱》,其中《汉江绝唱》于2023年甫一出版,即招来一片飓风般的反响;他的另一部长篇《世事天机》,曾入围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易中天先生对此作如此评价:“上德不德,大智若愚。慈航既渡,苦海可居。鲲鹏有志,北溟无鱼。性情所至,便是真如。”

交往愈久,越觉得志鹏老师是个达观随和之人,和朋友相聚时,他总是带着爽朗的笑声,分享着生活中的点滴趣事,让人感觉无比亲切,人们愿意把心底的话说给他听,哪怕发几句牢骚,吐几句槽。他会拍拍你的肩膀,及时送上安慰,让人瞬间感受到兄长般的关爱。在西海岸,他是一束光的存在!照亮海滩,照亮荒芜,人们信赖他,是因为他真诚——只有超然物外的得道者才会获得这份信赖。

生活风景

慢下来

张维芬

上周带宝宝去梅花山挖沙,老远就看到那里站着一个人,近了才发现,是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妇人,地面上蹲着一个比宝宝大一些的小女孩。打了招呼后知道,小女孩比宝宝大一岁,已经上幼儿园了。

我和宝宝拿出小铲和小桶,找了一个平整的地方,玩沙漠上栽树游戏。孩子嘛,都喜欢伴,小女孩见我们玩得不亦乐乎,靠过来。我见女孩手里拿着铁铲子,心里咯噔一下,顺嘴说了出来:宝宝拿这种铲子玩耍有点危险。那个奶奶“嗯”了一声,脸上挂出一丝微笑,然后就没了下文。

女孩也学着宝宝的样子用小铲拍打我运过来的沙土,她擎起小铲子的时候差点碰到宝宝的额头,吓得我赶紧把宝宝抱开了。女孩可能一个人留在那里感觉无聊,也拿起小桶跟着我们去挖沙。我就让宝宝留在了那里。女孩挖满了小桶,拎过来,也不会像我一样弯下腰身去倒,就那么直挺挺地站着倒,虽然风不大,但她靠宝宝太近,还是担心沙子飞进宝宝的眼里。这次不等我说话,那个奶奶开口了:安玉,你矮点倒,别蒙了妹妹的眼。小女孩好像没听见奶奶的话,依旧站着倒,这时我已经把宝宝抱开了。

梅花山,顾名思义,以梅花为主,每条小路的两边都是梅花,每年冬天,管理人员都会将它们修剪一番,许是为了树形好看吧。修剪下来的枝条当然被一起收走了,但总会落下一些细碎的。我和宝宝来到近处的梅花树下,开始捡拾树枝,往沙堆上插。女孩见了,也拿起我们捡来的树枝,一根一根地学着插。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发现宝宝擎起了她的右手掌,两个宝宝都是蹲着的姿势,女孩正插得起劲,宝宝的小手掌擎在女孩的后背处,我的心一下子就提了起来,可别打小姐姐呀。我半张着口,盯着宝宝的小手,作出了随时阻止的姿势。

“谢谢小姐姐帮我栽树。”谁也没想到宝宝对着小姐姐的侧影,突然蹦出了这么一句。边上的那个奶奶听到了,随即夸了宝宝一句:“小妹妹真有礼貌。”

这件事让我想到了人的性子,尤其是照看宝宝的

人,性子不能急。如果今天我看到宝宝擎起小手时就去阻止,第一误解了宝宝,这么大的宝宝在语言表达上还不是那么全面,当她善意的举止被人误解时,心里肯定不舒服。不舒服,就要发泄。不管大人还是孩子,都希望自己被理解。宝宝不理解的事情很多,但是,大人需要理解,尤其是看护者。看护者的理解,最能稳定宝宝的情绪。

盲目地阻止,还会限制孩子的发展。还拿今天这件事来说,多么美好的社交方式。宝宝的小手在空中擎了那么长时间,终于吐出一句话,说明她小脑子此时此刻正在高速运转,在全面地搜索相应的词汇。如果这个时候突然被我打断,不光限制了她语言的开发,更严重的是阻止了她的社交。社交,是宝宝走向社会的关键。

回家的路上,我再次表扬了宝宝,宝宝的笑,温软,舒心,仔细品品,带着点不好意思。他们像小哪吒一样,希望被大人认可,喜欢被表扬,但并不会沾沾自喜。所以说,作为家长,都应该让自己的性子慢下来,融进宝宝的世界里,学着去理解他们。有时候,看见的并不一定就是事实。如果今天,我阻止了宝宝,如果宝宝会顶嘴了,肯定会说:我没打人。而当宝宝被误解了,很多时候,他们会选择对着干。所以说,很多坏孩子都是环境造成的。

其实,不光宝宝的世界里需要咱们慢下来,需要去理解,大人的世界里,更需要。放眼看看,到处都是急匆匆的影子,仿佛慢下来,就会被社会淘汰。天长日久,快节奏成了习惯,这种病那种病逐渐年轻化,可人们依旧步履匆匆。很少有人在乎理解或被理解,挂在嘴上的多是:地球离了谁照样转。所以不需要理解或被理解。看似一团和气,实则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道围墙。

看着宝宝,希望他们快点长大,又担心长大后的他们步了上代人的后尘。

为了宝宝们,为了自己,慢下来吧。

诗坛新作

如黄昏的某个片断

(外一首)

章芳

终于,意识到频繁地冲泡茶
对于黄昏的打断
如余晖退场,仗剑人迅疾如飞
需要一次晨昏颠倒的旅途

觉者最不想觉醒
黑夜黑得雪亮,照见
暴雨如注,高速公路上空无一物
飘移却迟迟不肯发动

某种茶汤像黄昏的色彩
犹如海边长椅的甜蜜
蜜蜂是最后的知情者
大雪纷飞的傍晚仍在午后才能到达

终究,对时间溢出的渴望
如同她每天在朋友圈的发布
每一块玉饰都是似曾相识的旧物
一边咽下小米粥的金黄,一边手指划过屏幕

黄昏边缘

最是黄昏之时
边缘迅速滑落 需要的是一记重锤
翻出陈放两年的茶
于滚烫中多想释放被禁锢的经年
却湿漉漉地闯进一根黑树枝里

与最熟悉的熟悉分离
并不代表重回广场 创可贴遮盖住伤口
鸽子不再回到草地
淬火也不再与砍骨钢刀有关
黄昏时削几根树枝给开始爬藤的豆角搭架子

本版主持人 贾小飞